

岁月如歌

寒冬最暖是厨屋

文/程广海

非常记忆

告别是另一种思念

文/王冠静

2023年末,经历亲人的离别,确实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。

她,年轻,风华正茂;温柔,有个幸福的小家;阳光,工作顺利生活顺心。

却在10月的一天,因胃疼小恙就医,被确诊为胆管细胞癌晚期。

惊天炸雷!

我的弟妹,我如亲妹子的人。

当时脑子里第一念想,这不可能,绝对是误诊!再去检查检查!

弟弟和我拿着一堆的化验单,抱着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,跑遍呼和浩特市所有权威医院,到处求医,可答案都是“不容乐观”……

赶紧住院、手术,手术在哪做?去哪家医院?找哪个大夫?会不会有床位?脑子里一片空,空到自己都感到害怕。

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发小,给了我一株稻草,就是这株稻草,让我们有勇气去北京求医。去到专科医院,见到专家医生,办理入院,多人相助一切顺利。

这病来的也是蹊跷,一直很注意健康的弟妹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身体的不适,病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钻进她的身体,形成像鸡蛋大小的肿瘤。

我们找了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小宾馆住下,弟妹为了不让我们过多担心,总是勉强自己微笑,对弟弟和我所有的安排,不挑不拣总说“好的”。

我们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魔,要怎样才能打败它!

北京的冬天,还是有些冷。

弟弟贴心的去买了棉拖鞋和被弟妹嘲笑的“病号帽”。

弟妹还是笑着带上了,“好看不好看”只要保暖就好,务实的弟弟这样说。

弟弟负责照顾病号,弟妹负责与病魔斗争,我负责跑医院找医生和家里的大后方。各司其职,我坐着动车往返北京和呼和浩特,安顿家里老小,这期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那个时候,我知道我不能乱想,遇到什么事,和他俩商量、判断、决定,只要去做就行,不能有伤心,不能有顾虑,不能有气馁,

更不能坐下蹲下躺下,抛开情绪抛开感受,也不让弟弟和我谈心情谈感受。

住院后主治大夫说,每况愈下,情况来得超乎想象,当弟弟每天辗转难眠还在手机里查找“钇90”,想着肝移植时,弟妹的腹水越来越严重,肚子鼓得像装满水的气球,脸上,身上,手脚,甚至眼球都变黄了,胆红素一直在升高。

一天医生说,可以做胆管支架。

只要能够治疗,有机会,有希望我们都做,甚至有种妄想,有机会就会治好的,胆管里放进了一个支架,当天弟妹的手没有之前黄了。弟弟激动地发语音告诉我。

我们的心情也就好了那一天。

穿刺结果出来了,宣判。

又是一个备受煎熬的夜晚……

我难以想象弟妹是怎样的心情,弟弟陪在身边看她每次疼痛到极限时,心有多疼。

是爱情,是亲情……

弟妹给我留下一条长长的短信,长到我泪眼模糊也读不完,长到我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承诺。

家人都到了医院,孩子见到了妈妈。

痛苦的心情与诸多的事务交杂在一起……

我们送走了她,用能想到的弟妹的喜好和意愿送走了她,慰藉老人孩子及亲朋,逝人已去,世上的人更要勇敢,健康,继续努力的生活。

那段时间感觉什么都变了,我问自己,世界变了吗?没有。城市变了吗?没有。身边的事情还在按照应有的逻辑轨迹进行着,只有我们,我们这个家变了,变得需要我们重新适应这个家,这个城市,甚至是我们所认知的世界。

告别2023年时,想把这些伤心,不舍,写下来就都留在2023年吧。2024年跃一新章,还会有思念,更会好好保护家人,好好地生活。

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,我们仍将面对生活的欢笑和泪水,担负工作的辛苦和重任,让我们更宽容、更勇敢、更善良的去生活。

冬天了,却感觉不到多少寒意,随风起落的满地枯叶,让我想起故乡的冬天,厨屋里升腾飘散的炊烟,吹来几缕暖暖的味道和记忆。

儿时的印象中,厨屋里面总是热气腾腾,铁锅里的水烧开了,母亲掀起木制锅盖,一股乳白色的雾气升腾着,直窜到屋顶。母亲把水舀到热水瓶后,接着炒菜做饭,把大葱、干辣椒一阵爆炒,大白菜、豆腐、粉条在锅里咕嘟着,厨屋里开始散发着菜的丝丝香气。

我在灶前烧锅,小脸被火烤得红扑扑的,身上已感觉不到做饭前的僵硬,不时伸个懒腰,顺势躺在我身后的秫秸上,享受这寒冬季节里难得的暖意。

那时候的冬季,感觉比现在分外冷些。家里生不起煤炭炉,唯一能取暖的地方,就是厨屋。特别是星期天做饭的时候,为了能暖和一会儿,我拽开烧锅的姐姐,“咱爸喊你有事。”她说:“你又骗我出去,你好烤火吧?”我说:“真的,不骗你!”姐姐出去了,我在锅灶前还没有坐稳,她气呼呼地过来拉我。拉不动,气得要哭。母亲说:“你往里面靠靠,让你姐姐暖和会儿。”

柴火和厨屋是融入生命中最难忘记的两个词。人到中年,才体会到它们给予我的亲切和温暖。一些特殊时候,家里的柴火总是不够用。一到秋后,跟着母亲去村外的杨树林扫落叶。我那时还小,拿不动扫帚,母亲拿大头针系上一根细细的麻线,让我拿针头串树叶。傍黑了,母亲背着一麻袋树叶回家,我跟在后面,拉着那一串串的杨树叶,很有成就感。

喜欢杨树叶,是与生俱来的吧。每年的秋季,喊着小伙伴们,拿着麻袋去村外的杨树林。嫌树叶落的不够多,有时候爬上树杈摇晃着树枝,纷纷扬扬的树叶“哗啦哗啦”地落满

厚厚的一层。晃累了,从树上跳下来,躺在松软的落叶上,拿起一片闻着,那种清淡淡的香甜,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。

父亲看不上我们这样的小打小闹,他会跑到更远的西洼地,捡拾枯枝或野生的杂树枝子。一个冬天,家里东墙根旁的那个空地,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柴火垛。

枯树枝做饭不仅快,也是烤地瓜最好的炭火。收秋了,家里的地瓜一部分晒成地瓜干来卖,一部分留着自己吃。最寒冷的冬季,为了取暖,我不上学的时候,总是抢着拉风箱烧锅。最开始不得法,不断往锅灶里续柴火。母亲说:“续多浪费了,让柴火着透再续也不晚。”父亲冻得搓着手从外面跑过来,帮我翻动着红红的炭火。“真冷啊,烤几个地瓜吃,暖暖身子。”说着,他从厨屋里面拿出几块地瓜,扔到锅灶下,地瓜砸在炭火上,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,瞬间淹没在火苗里。

饭做好了,地瓜也烤熟了,厨屋里暖和极了。父亲剥开被烧黑的地瓜皮,一股焦香味弥漫开来。母亲正准备盛饭,一阵疾风把屋门刮的晃动了一下,她往外伸头一看,说:“哦,下雪了!”

屋外的大雪无声而疯狂地漫卷着,“簌簌”的落雪声听得真真切切。父亲说:“真是一场好雪啊!”

多少年过去了,这样的画面依然还是那么清晰。母亲永远是站在灶台前,弯腰做饭忙碌的身影。锅灶下的火苗总是那么一蹿一蹿地跳动着,温暖着我们的厨屋。而厨屋里的烟火气里,有着母亲最温馨的饭菜味道和家的气息。其实,厨屋里包裹的最美的天伦之乐,是扯不断的思乡情,是游子最暖的心灵港湾。

最难忘,故乡的村落里,从厨屋里飘出的缕缕炊烟,那是人间最美的水粉画!